

「中國研究」國際期刊投稿經驗分享  
The Experience Sharing on Submission to  
International Journals of “Chinese Studies”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 蔡文軒

## 壹、前言：一場高退稿率的遊戲

眾所皆知，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高教界，對於教師或研究人員的期待除了教學與行政服務，還有研究。而衡量研究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學術文章或專書的發表量。如果能夠在國際期刊，特別是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收錄的期刊發表著作，對於研究人員來說，是一個殊榮。筆者在2011年開始，嘗試發表關於「中國研究」的英文論文，至2021年7月，合計發表或被接受33篇英文論文，其中除了兩篇發表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的*Issues and Studies*，其餘皆為SSCI期刊。筆者在這十年的探索與思維，得出的經驗可能只是愚者之得，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的研究者。在此，筆者不揣冒昧，將一些想法寫成本文提供給學界參考，也就教於先進。

在進入本文之前，我先講一下我對於SSCI的看法。事實上，我不認為所有的SSCI的品質都一定優於中文期刊。但SSCI的寫作方式確實與中文期刊有所不同，慣於投稿中文期刊的作者可能要做些調整才能適應SSCI的要求。另外，SSCI論文之所以不易，在於其極高的退稿率。對於筆者來說，每次撰寫一篇英文論文，就是一次重大的投資與付出，這包括時間、精力與金錢。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何降低投稿過程的風險，成為最核心的考量之一。寫作對於年輕學者來說，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要寫出什麼驚世駭俗的傳世鉅作，而是應該力求四平八穩，避免犯了過多的邏輯或推論的錯誤。

所謂的高退稿率，我可以舉出一些具體例子來說明。在SSCI的分級中，根據影響力指數 (Impact Factor，以下簡稱：IF) 的高低分為四級：Q1、Q2、Q3，以及Q4。中國研究的期刊一般歸納在「區域研究」(area studies) 的領域。以澳洲國立大學編輯的*China Journal*為例，在2021年的最新排名上，為Q1等級的頂刊，其IF值名列「區域研究」第一名。由於名氣甚大，投稿者眾，一年的進稿量可以多達約400篇。但*China Journal*是半年刊，每期刊登研究論文約5到6篇，也就是一年僅刊

登10到12篇。在這麼低的錄取率下，作者的論文品質除了品質要優秀，更要有極大的賣點，是廣大中國研究社群的讀者都感到興趣的議題。再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主編的*Modern China*為例，它在2021年的排名為Q3等級，一年進稿量也約300篇。而該刊是雙月刊，一年大約出版20到25篇文章左右，錄取率也不高。我對於*Modern China*有很高的評價。負責日常編務的Kathryn Bernhardt教授，工作態度積極認真，任何作者的來信，她幾乎當天就會回信。而*Modern China*的審查速度相當快，約兩個月內可以收到第一次的審查意見。我認為*Modern China*有很多文章的品質甚佳，不輸給Q1等級的期刊。

換言之，在「中國研究」領域的SSCI多有極大的退稿率。以2021年的Q1等級的期刊為例，依據IF值的高低分別是：*China Journ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China Quarterly*、*China Perspective*。在這些期刊中，*China Journal*的作業算是最快的，如果是直接拒絕（desk reject），通常兩天之內就會通知你。*China Quarterly*則往往要到一個月，才會告知你是否要送審或直接退稿。*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則是趙穗生教授主編的期刊，近年來的排名衝的很快，已經和*China Journal*與*China Quarterly*等老牌期刊齊名。*China Perspective*是前兩年進入的SSCI的名單。該期刊需要的總字數比較少，文長含註釋不能過於8000字。這些頂級期刊通常有限定投稿的規定。例如*China Quarterly*針對每位作者，每年最多考量兩篇論文送審。*China Perspective*則規定在刊登作者的一篇論文後，兩年內不再刊登該作者的文章。該作者仍可投稿，但即便通過審查也必須等待較長的時間才能刊出。

以我自己的經驗，有相當大的比例被SSCI退稿。在投出去就被主編desk reject有三成。這當中當然有各種因素，但多是論文的議題或性質不符合該期刊的設定。如果主編願意送審，則開始進入外審程序。收到第一輪的審查意見被退稿的比例，大約占四成。第一輪審查意見下來後，如果沒有被拒稿，主編通常是要求修改後再審（R&R），鮮少在

這個階段就被接受。我迄今只有四次，是第一輪審查後就被主編所接受。修改之後再遞交，就進入第二輪審查程序。主編通常是給原來的審查人複審，而*Modern China*在第二輪審查時，會傾向另外再多增補一位新的審查人來複審。當然，這對於作者來說，就增加了修改結果的不確定性。我在第二輪審查被退稿的比例約占了三成。換言之，我的每篇文章的接受率換算下來，大約只有29.4%左右，不到三成。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投稿SSCI是一場高退稿率的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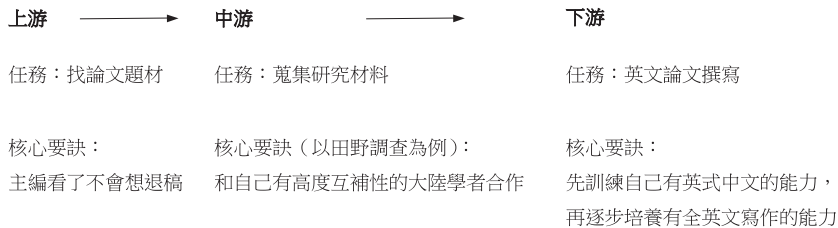
## 貳、建立自己的論文生產流水線

如果投稿SSCI是這麼一場高風險、高投入，卻可能低回收的遊戲，那如何降低被退稿率？一個最簡單且不易外的答案就是，增加自己的論文產量，將多一些論文投到SSCI期刊。這個答案雖然簡單，但執行起來卻相當不容易。簡單來說，當你在面對整個生涯的規劃與SSCI的投稿時，必須要有「量產」的概念。你可以想像福特等大企業在進行產品量產時，建立了生產的流水線（assembly line），從而增加生產的速度。如果可以把流水線的概念引進你的論文生產，或許是一個可以仿效的方式。我知道一些反對為了產出論文而寫作的學者，可能認為這是一種學術生產的異化（alienation）。老實說，我不完全否定這種觀點。但我在本文主要是提出如何快速且有效的增加SSCI的產量。至於其他涉及價值性的討論，容日後有機會我再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我這裡提出來的論文生產流水線，主要分為上游、中游，與下游三個階段。這三個概念主要是借用吳玉山老師在分析新制度主義運作與半總統制研究時，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吳玉山 2011, 2）。我引用這個框架，但內涵可能做了一些改變。這裡的上游，主要是研究者如何選擇一個有趣的題目，來引起主編與審查人的興趣。中游則是指研究者如何獲得可貴的資料，對於中國研究來說，特別是一手的田野調查或訪談資料，來佐證你的論點。下游，則涉及到論文寫作與投稿等議題。

我用論文生產流水線做為我這篇文章的寫作框架。每篇文章在生產時，都會涉及到上、中、下游的階段，就好像是一個產品的生產流水線一樣。對於時間緊迫且必須專注於論文生產的研究者來說，每做一件相關的事情，都必須放在流水線的框架下面來檢視，看究竟是強化了哪個階段的工作。只有具備「量產」的概念，以生產流水線的框架去檢視你的論文寫作，才有可能增加產量來投到SSCI的學術市場，進一步增加被接受的機率。這條流水線的梗概，可見於圖1。我在本文的討論，也就以該圖的架構來鋪陳。

圖1 我的論文生產流水線



## 參、上游：挖掘一個讓學術社群感興趣的題目

一篇有趣的題目，可以增加被接受的機會。特別是在錄取率極低的SSCI，我甚至認為選題的良窳，對於最後是否有機會刊登，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一篇重要性極高的題目，即便是審查意見不佳，主編也可能基於該研究的重要性而允許你再修改遞交。對主編來說，如果你的題目夠重要，日後是會被廣泛引用的作品，這就增加了這份期刊的IF值，有助於強化該刊在SSCI的排名。

我認為其實每篇論文就像是一個商品，在整個論文市場中，主要的目的是吸引主編購買你的商品。我剛才提到，以*China Journal*這類等級期刊而言，每年進稿量約400篇，主編有這麼多商品可以選擇，而他最後每年只需要刊登10-12篇，就好像是購買這10-12份商品一樣。你應該

要思考的是，為何我的商品會成為主編最後的選擇？為何主編要購買我的商品？究竟我的商品比起其他人來說，更傑出的地方在哪裡？

就我的觀察而言，頂級期刊對於論文的篩選有很嚴格的標準。除了品質必須有一定的水準外，主編會希望這篇論文所討論的議題，是受到整個「中國研究社群」所關心的。我曾經有幾次這樣的經驗：兩個審查人的意見都還可以，但主編認為議題不夠有趣，他不認為我的作品可以成為最後少數可以發表在該刊的優秀論文之一。

為了去尋找何謂學界都關心的議題，我做了一些工作。除了多看最新的文獻外，我特別喜歡去看相關的SSCI期刊，有沒有針對一些特定的議題去call for paper，準備出版專刊。以*China Quarterly*為例，它這幾年對於一些議題就出版許多專刊。例如，中共如何學習香港模式或新加坡模式來用在中國治理，以及當代中國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屬性為何。當然，還有其他期刊對於一帶一路政策，或是中國的科技威權政體有所興趣，這些都是可以發展的議題，因為它們都代表著國際上的中國研究社群，特別感興趣的面向。

從一個降低論文發表風險的衡量上，我並不是很建議年輕學者「另闢蹊徑」地投身到全新領域的議題去做研究。當然，最後可能成功，但也存在極大失敗的風險。或許等你拿到tenure之後，再進行新興領域的研究，是比較穩妥的作法。記得我在博士後期間，曾經對某個新的議題有興趣，但這個議題並未在「中國研究」領域受到關注。當時我想，如果我可以成功地「移植」過來，我不就成為這方面的開山祖師了嗎？該論文第一次發表在一場國際研討會，評論者是一位資深教授。他這樣說到：「這篇文章很有創意！但要小心這方面的研究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在做，不要覺得有趣就做，要看一下是不是還有其他人跟你有一樣的興趣，特別是相同的學術社群。我就說這麼多吧」。當時我不太理解他講的話是何意？但日後我投稿這篇文章到許多SSCI，被八份期刊連續拒稿，目前這篇文章仍躺在我的電腦檔案夾裡面。對我來說，我在這篇文章所投入的成本，迄今完全沒有任何實質地回收。這次的失敗，對我有

極為深刻的教訓與啟發。

最後，我也講一下我對於新興研究技術的看法。現在是有許多新方法推陳出新，我認為這些新方法或新技術，是引領創新的重要引擎，非常值得鼓勵。但在中國研究領域的許多期刊，迄今仍偏好有趣的中國故事或是詳盡的田野調查資料。即便採用統計方法，也多僅是回歸分析等技術。當你鑽研一個新的技術時，可能要先思考最後要將論文發表在哪個領域的期刊，有可能是比較政治或是偏好方法論的期刊。總之，一定要先想到要跟哪些社群對話，再去思考新技術的學習與運用。換言之，我認為任何新的技術或方法，還是要放置在學術生產的脈絡下去發展，才能降低失敗的風險。當然，這可能只是我個人偏見，不一定是正確觀點。

## 肆、中游：獲得可貴的資料

當你獲得一個有趣的靈感，也想到了一個可以發展的議題後，再來就是資料獲取的工作。我在2016年之前，主要是從幹部的回憶錄或官方文件來做為主要資料，偏向歷史／文件的研究途徑。直至現在，這方面的資料還是我相當重視的範疇。但只從這些靜態的資料，很難進行田野調查。在拒稿率極高的SSCI期刊中，要獲得主編青睞的一個關鍵，是你有否掌握了別人所獲取不到的寶貴信息。顯然，對於一個境外學者來說，要到中國大陸去做政治性議題的田調，難度是相當高。

找一個大陸學界的朋友來搭檔與合著，或許是一個可行的方式。這也成為我近年來主要的作法之一。從2016年開始，我嘗試與大陸學界的朋友合作論文。我的建議是，在選擇合作對象時，一定要與自己有高度的互補性。以我自己的標準，一個主要的原則是，我通常找級別與年齡比我更小的學者來合作。這當中的考量，在於與大陸資深教師的應對進退，可能會耗去我不少經歷，擔心講錯話，或是禮數不夠周延。相對的，和級別與年齡比我小的學者合作，較沒有這方面的顧忌。我希望將所有的精力都放置在科研的生產，而非與合著者有太多繁瑣且冗長的非學術應酬。

另外，我還有三個次指標。其一，我傾向找大陸國內畢業的博士。其二，該名教師必須有廣泛性的網路關係，認識許多幹部、記者或相關人士。最後，該名教師必須有升等的渴望與動機，願意多從事論文生產。這些原則基本上都是我近幾年摸索過程中，逐步累積的經驗，所總結的想法。

在與大陸合作者一起研究的過程中，建立彼此的信任關係相當重要。對我來說，我會先確定每篇論文的排名先後，讓彼此都能放心去進行之後的工作。我在大陸朋友的安排下，到基層的貧困村調研，也曾到村委會參加座談，以及到了其他不太容易接近的地方。一般來說，我會先想幾個研究問題（上游的工作），再問大陸朋友是否有管道可以進行調研與訪談。我們主要是到縣級或鄉鎮地區去蒐集資料，因此我這幾年有許多關於基層治理的論文產出。

在論文生產流水線上，我通常是在上游先找幾個可以開發的議題。接著，再多頭並進去從事中游的資料搜尋。因此，我常常與不同的大陸朋友，同時寫作數篇文章。有時候，我實在沒時間到大陸朋友安排的地方調研，或是台灣人真的不方便出現的地方，則我通常會先跟他見面並擬出詳細問題，並進行訪談的沙盤堆演，請他一定要問清楚，以獲得可信的詳實資料。我知道在退稿率極高的SSCI投稿過程中，多一份把握與準備，你的產品就更容易被主編青睞。

在這幾年的合作中，我也結交了不少可靠且值得信賴的大陸朋友。我們始終秉持一個信念，一定要將中國的許多有趣議題做的更精彩，並透過老外能理解的表述方式，讓他們理解中國。當然，在合作過程中，我們還是會有一些爭執，例如在近年來，中共對於一些敏感詞彙，像是威權政體、習近平，都盡量不讓出現在論文內容。當大陸學者跟我提出刪去這些詞彙的要求時，我只能盡可能的用其他語彙來做替代。畢竟，學術合作要長期進行，彼此必須相互尊重並體會對方的難處。但撇開這些關於政治教條的束縛，我相信我們這幾年合作的論文，每篇都有許多豐富且具體的素材，真正將中國政治的文理脈絡逐一釐清。



## 伍、下游：論文撰寫與投稿

在這條流水線的下游，就是論文撰寫與投稿。在撰寫論文的部分，華人學者被SSCI拒稿的幾個主要原因，不外乎是寫作風格（用太多不清楚的語句）；論文邏輯（提到太多不相關的內容，重點沒有先提出）；是否與重要的英文著作對話，與選題是否有趣；英文品質（很重要，但非不能解決）。這些內容坊間有很多英文論文寫作的書，大家可以去參考。在此，我僅就我過去的一些相關經驗，與各位分享。

對於一位研究者來說，最好能有直接撰寫英文的能力。但很多華人朋友問我，是否能夠先寫中文，再請人翻譯？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本身寫作的邏輯是中式論文，則「絕非」請人翻譯就可以達到出版的水準。好幾次有華人學者拿中文文章給我，問我是否能改成英文投稿？我看了不到一分鐘，就很誠實地跟他說，這篇文章的資料豐富，也有一定的創意，但寫作方式不是「英式中文」，請莎士比亞幫你翻譯都沒辦法成為一篇有可讀性的英文論文。

何謂「英式中文」？我們在撰寫論文時，通常思維是中式的底韻。這會影響我們在進行表述時的清晰度與邏輯的通順性。「英式中文」並沒有什麼中文的文學美感，但講的非常清楚，且是用西方的邏輯來撰寫的清晰文字。我在與大陸學者合作時，因為彼此都是華人，中文是我們共同的語言，所以有時候也會先用中文來做初步撰寫。但在修改過程中，總是讓我感到很困擾，因為對方是標準的中式論文，要改成「英式中文」，讓我消耗了很大的精力。華人在看自己的中式論文時，並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之處，但如果用英文的邏輯去掃描一次，就會發現有很多地方講的不清楚，或是這個中文語意可以表達為兩種意思。舉例來說，下一段就是典型的中式論文。

健康碼向全國推廣的過程中，曾遭遇到問題。跨省之間的數據並未共享，導致跨省之間的健康碼無法互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務院調用China's three major telecom operators的通信大

數據，在2020年3月推出「防疫行程卡」。民眾只需用手機掃描各機場、車站的防疫行程QR CODE，就能查詢過去14天去過哪些省市，只要未去過中高風險區，就可以自由地跨省移動。防疫行程卡的顯示頁面，可見圖四。

在這段文字中，華人確實可以理解其文意。但在這段文字中，欠缺一些必要的聯繫語句讓整段的表達更為清晰。如果增加兩句話，改成以下的內容（劃底線的句子），就會比較清楚了。

健康碼向全國推廣的過程中，曾遭遇到問題。重大的制度創新與擴散，往往必須由中央政府來牽頭，但這個作法卻未見於健康碼的運作初期。該制度在推動的伊始，由於欠缺中央層級的管理，各地有不同的制度與認定的指標。這也導致各地政府之間所建立的健康碼，無法互相承認。為解決這個問題，中央出面進行統合與協調。國務院調用China's three major telecom operators的數據庫，在2020年3月推出所謂「防疫行程卡」。民眾只需用手機掃描各機場、車站的防疫行程QR CODE，就能查詢過去14天是否去過中高風險區。而這份電子認證是各地政府都承認的資料，有更大的效力。防疫行程卡的顯示頁面，可見圖四。

如何培養「英式中文」的能力？最快的方式是直接閱讀西方學者寫作的作品，後來被翻譯成中文的版本。當你閱讀英式中文時，會覺得這種表達非常清晰，邏輯也很線性，不會像中式論文一樣，感覺上整個邏輯繞來繞去的。另外，我過去在博士後時期，常常閱讀一些西方人寫論文，發表在重要的「中國研究」期刊，通常是挑選*China Quarterly*與*China Journal*。我從一個「臨摹」的角度，去細細體察這些西方人如何透過包裝，將自己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有邏輯有順序的讓讀者輕易理解，並感到有趣。這確實是一門藝術，我到現在還在學習。一篇英文論文大約是9,000字，而一篇中文論文可以到20,000字。當你思考如何將20,000字濃縮到9,000字，會開始思考哪些地方可以刪減，哪些地方可以整併並用更清楚的方式表達出來。當你在思考這些問題時，事實上就已經開始進入到西方人的邏輯思維中。

如果剛開始你的英文程度不佳，可以試著寫一些簡單的句子。如果文章是用「英式中文」寫成的，在轉譯為英文時，會較為簡單且順利。這類句型相對單調且貧乏，但可以將要表述的事物講清楚。在中國研究領域中，有大量的內容是涉及到敘事。因為許多故事本身就有趣，因此只要用簡單的語句寫出來，讀者看了也會感到興致盎然。換言之，這類中國敘事的題材，降低了寫作者對於文字的要求。但我還是建議必須要逐步發展比較抽象性，且高技術性的文字表達方式。因為如果未來是要在「比較政治」屬性的頂級期刊發表論文，可能會涉及到一些抽象學理與概念的討論，這就需要較為高等的英文寫作技巧了。

在英文寫好後，可以找編修公司或認識的專業編修者來進行潤稿。我通常是採取多次潤稿的方式來進行。第一次潤稿，我稱為「基本編修」，通常是請一位英文程度好的華人專家，來幫我校對英文稿，看有沒有用字或文法上的錯誤。第二次潤稿，我稱為「書面編修」，會請一位西方專家來將稿件改的比較書面與正式，編修重點是將一些簡單的句子改的比較複雜，或是使用更為專業的用字來取代簡單的詞彙。第三次潤稿，我稱做「專業編修」，但這方面的工作是否有必要，各位可以自行考慮。專業編修會請相關學術領域的西方學者，來將論文改的更有邏輯，但西方學者可能要求一起掛名。目前我通常是僅用到「書面編修」，而進行一次「書面編修」後，如果對品質仍不滿意，我可能進行第二次「書面編修」。

在論文投稿後，最期待就是收到審查意見。當然，盡量滿足審查人的期望，是一個比較正向的想法。但如果審查人故意刁難，甚至用一個污辱性的言詞來批評你的作品時，還是要挺身捍衛自己的尊嚴。我就曾碰到一位審查人，用非常尖酸刻薄的語句來奚落我的文章。當然，我歡迎各種有建設性的批評，但拒絕接受這類言語侮辱。我寫信給主編，主編也覺得審查人的態度過分了，結果決定撤換成新的審查人。

在「中國研究」的領域，收到審查意見時，我通常會先從其用字與

文法，判斷究竟是出自華人或西方學者之手。老實說，我比較不願意碰到華人學者的審查，因為有些華人學者（但非全部）喜歡糾結在一些很小的議題，來批評你的論點有問題，或引用的文件不正確。但很多時候，我不認為這些瑣碎的批評有真正駁倒論文的基本觀點。我認為在進行中國研究時，有兩個本體，一個是學術的中國，一個是真實的中國。如果凡事都要從真實面去看待中國研究的本體，或許幹部與記者是最適合的研究者。如果我們可以做一些抽象的討論，去建立起學術中國的本體，或許才能進行更為深入的學術討論，而非糾結在一些瑣碎且不重要的議題。此外，我大約每五次投稿，會有一次遇到審查人建議英文要再修改。但多是看起來像是華人撰寫的審查人，所提出的建議。反而是審查意見看起來就是以英文為母語的西方審查人，較少提到英文品質的問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西方學者的審查意見，多是「抓大放小」。審查重點通常是：為何我們要知道這個研究？這個研究對於既存（西方）文獻的補充為何？作者的推論有無瑕疵？證據是否能支持推論？對我來說，我更享受這類風格的腦力激盪。

在目前的許多「中國研究」期刊，主編最常委請一位華人，一位西方人來做雙向匿名審查。很多時候，我收到正反對立的意見，這時候就是考驗如何修改的功力了。這確實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工作，只有透過實際的操作，多做多改，就會增加許多修改的技巧。當然，這也會付出一定的慘痛代價，那就是修改之後，主編不認可而遭退稿。遇到這類挫折，千萬不要灰心喪志，而是要從失敗的經驗中總結教訓，讓日後的修改技巧更為成熟。審查意見的回覆，就像是官司訴訟，目的是讓法官（主編）能夠認同你的說法。畢竟，歷經上游、中游與下游的運作後，審查意見的答辯可謂最後一關，一定要多花一些心思來處理，以免功虧一簣。

如果運氣好，可以遇到一些非常負責任的SSCI主編。他（她）們會統整兩份或多份審查意見，跟你指出這篇文章的審查意見，重點為何？

你應該朝向什麼角度去修改來強化學術價值。有些主編甚至會指出哪些審查意見可能有些離題，你可以考慮暫不處理。我在投稿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出版的*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時，Stephan Haggard教授就是一個這樣的主編。他在寄給我的信件上，根據兩位審查人的意見（共四頁），寫了足足共五頁的信件給我，幫我歸納兩位審查人的主要觀點，並建議如何修改。他也對於一些英文論文寫作的方式與邏輯，提出指導。我迄今還保留許多主編寄給我的信，例如Haggard教授，或是*China Journal*主編Jonathan Unger教授與Anita Chan教授，在給我的信件上，常提到很多論文寫作的建議。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我在練習論文寫作的寶貴資產，也是學校難以學到的上乘武功。

## 陸、結論

我在本文當中，提出了論文生產的流水線的想法，並從上游、中游，與下游來依次表述我的觀點。我必須重申一次，這些經驗是我過去十年來，逐步累積、修正，總結的一些愚者之得，不一定正確，也不一定適用於每個研究者。但我認為這種以發表為取向的方式，是可以激勵每位研究者更汲汲於學術生產工作。或許，一年撰寫3-4篇英文論文，每年被接受1-2篇，十年之後以12-15篇SSCI為目標。等SSCI的數目在10篇以上，或許可以開始考慮撰寫專書，以饗學界。如果各位對論文撰寫或學術生涯規劃想瞭解更多，李連江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一本「在學術界謀生存」，很值得參考（李連江 2018）。

由於SSCI從撰稿到被刊登，要歷經許多挑戰，因此每篇文章對我來說，都無比珍貴。我常把它們視為是自己的子女，希望它們都能找到好的歸宿，也就是在較好的期刊來刊登，以增大影響力。曹丕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雖然這裡講的文章比較像是治國的策論，但我認為學術文章對知識啟發與推廣來說，也同樣是「不朽之盛事」。研究者透過論文的嚴謹審查，將自己的科研成果，呈現在學界面

前，並接受進一步的討論與挑戰。這是確保人類在知識生產上，能不斷進步的方式之一。這套同儕審查（peer-review）機制，不能說是盡善盡美，但畢竟實施有年，規範已粲然大備。未來要如何讓審查過程更為公平與客觀，或許是學界可以思考的方向。

最後，我認為期刊審稿制度，就像是一個播臺。我們學到的任何知識與寫作技巧，都要在這個播臺上，摔打錘鍊，讓自己的功夫更為進步。現在無論是SSCI或TSSCI，都建立了相對完善且客觀的審查制度，就像是播臺上面，有一位公正的裁判來判定比賽結果。只有不斷在期刊審查的播臺上，與更多優秀的學者競技，才能發現個人的不足之處，並精益求精，讓自己的寫作技巧更具有實戰性。

## 參考書目

- 李連江，2018，《在學術界謀生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Li, Lian Jiang . 2018. *Zai xueshujie mou shengcun. [Surviving in Academi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吳玉山，2011，〈半總統制：全球發展與研究議程〉，《政治學報》，47：1- 32。Wu, Yu-Shan. 2011. “Banzongtongzhi: quanqiu fazhan yu yanjiu yicheng.” [Semi-Presidentialism: Global Developments and Research Agenda].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7: 1- 32.

聯絡作者：蔡文軒

聯絡地址：台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政治所

電子信箱：whtsai@gate.sinica.edu.tw

收稿日期：2021.03.27

審稿通過：2021.04.28

責任編輯：黃韻如、郭淨源、林廷勳